



在古城新镇金山卫东门外有一条南北大道——学府路。学府路北起查山大石头,南至沪杭公路,与上海石化城区的纬三路相连,直达金山海边。

学府路前身是松金公路金卫段,全长6公里。明清时代,为塘路驿道。民国时期,为泥路乡道,只行人,不通车。解放初,人民政府拨款筑成松金公路,开始通车。1974年,修成沥青路面,并将卫城北门至南门段路面拓宽至14米,成为3车道,属三级公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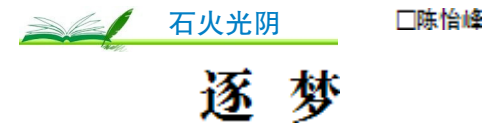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条古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连接的“时间隧道”。北部有6000多年的查山古文化遗址,南部海底有3000年历史的康城古迹,中部有建于明朝毁于历次战火的金山卫方城旧址。在卫城十字街东侧,如今还依稀可见金山卫学的遗迹。卫学创建于明朝正统四年(1439年),历时330多年,举办岁、科试33次,考中秀才575人,为地方和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。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、沈粲和明末清初大科学家徐光启等,都是卫学众多优秀人才的杰出

代表。清道光十二年(1832年),地方绅士在卫学旧址上建大观书院,专修科举,历时70年,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科举人才,成为金山卫地区首个“高等学府”。清光绪三十三年(1906年),金山卫地区开始兴办新学堂。在卫学旧址上创办公立大观小学堂,在卫城关帝庙创办公立广益小学堂,至1908年,卫城地区有5所小学堂。民国元年(1912年),各所小学堂改称小学校。民国37年(1948年),卫城中心国民学校改为金卫镇中心国民学校,辅导区内设8所国民学校。解放后,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,金山卫地区幼儿、小学和中学教育全面发展。1989年,全乡有公办幼儿园1所,民办幼儿园16所。有乡中心小学1所,完全小学8所,初级小学3所。有中学3所,高中6个班,初中30个班。

1997年5月,金山撤县建区,区政府所在地设在金山卫。40平方公里的金山新城边规划边建设,作为金山新城重要组成部分——金山卫古城新镇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快速推进,将松金公路金山卫段拓

展成城区的南北要道。鉴于道路两旁金山卫学等教育资源悠久而丰富这个主要因素,所以定名为学府路。

经过10多年开发建设,学府路面貌焕然一新。路面宽阔平坦,中间是四车道,两侧是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,两旁树木成荫,高楼林立,百货商店鳞次栉比,各类学校星罗棋布。集聚在“十字街”附近的金卫幼儿园、金卫中心小学和金卫中学,经过新建和扩建,为本地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优美环境和良好的条件。近年新开办的学府幼儿园,是绿地新家园的配套工程,为动迁安置居民子女就近入学提供了方便。昔日的查山小学如今是随迁子女民办小学,为外来务工者子女入学创造了机会与条件。坐落在学府路南门的上海石化工业学校,是上海和全国职业教育的一面旗帜。位于学府路北门的华东理工大学分校,现在是华东理工大学国家科技转移中心、大学科技园区和民办中博学院,是现代的“高等学府”。这正是:东门学府路,卫学开先河,学子云集地,攀登不停步。



逐梦

小时候,我们仰望星空,漫无边际的描绘着自己的梦想和未来。或是作家,或是宇航员,又或是发明家……天真烂漫,童言无忌。

长大后,我们总喜欢回首当年。纵观自己身边,真正实现当年梦想的人能有几个?于是,我们开始感慨万分的寻找借口,认为是现实残酷,能力有限,难道真的是这些原因打败了我们,让我们放弃了最初的梦想吗?我们找这个借口,怪那个理由,就是不肯承认最关键的原因是我们根本没有为此真正努力过。

我们不担心自己努力了还不优秀,应该担心比我们优秀的人更努力。读书时,我们认为准时到课堂已经够努力了,殊不知别人每天坚持六点钟晨读;工作了,我们认为每天完成领导布置的所有工作已经够努力了,殊不知别人每天除此之外还要利用休息时间补充知识,增强体力,不断进取……望着我们渐行渐远的梦想,如果还是贪图安逸、畏首畏尾、不思进取,那我们注定会被梦想抛弃。

我们,从不缺少梦想,但缺少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,重新逐梦的勇气。就像旅行,有多少人能有说走就走的勇气和洒脱?牵绊我们的东西太多。人,最先衰老的从来都不是容貌,而是那份不顾一切的闯劲、执着和勇气。

只要梦想在,任何时候起步,都不会晚。关键是你的梦想还在吗?



唐诗宋词里的秋天

多少事,欲说还休,却道天凉好个秋。最喜在秋阳的余晖里捧读古诗,在唐诗宋词里行走,诗情画意盈满心怀。

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(张继《枫桥夜泊》)江畔秋夜渔火点点,羁旅客子卧闻静夜钟声,面对霜夜江枫渔火,身外茫茫夜空中正弥漫着满天霜华,一缕淡淡的客愁被点染得朦胧隽永,在姑苏城的夜空中摇曳飘忽。本是失意人的心声,落第秀才的惆怅,却因真情流露,成为千古一叹。

“丛菊两开他日泪,孤舟一系故园心。寒衣处处催刀尺,白帝城高急暮砧。”(杜甫《秋兴》)杜甫晚年为逃避战乱而寄居夔州,从离开成都算起,花开花落已两载,感时花溅泪,虽然飘零在外,诗人心却长系故园。又在赶制冬天御寒的衣服了,白帝城上捣制寒衣的砧声一阵紧似一阵。一年将尽,自伤漂泊的诗人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越发浓重。

“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(李商隐《夜雨寄北》)诗人被秋雨阻隔,滞留荆巴一带,妻子从家中寄来书信,询问归期。但秋雨连绵,交通中断,羁旅之愁与不得归之苦,与夜雨交织,绵绵密密,淅淅沥沥,涨满秋池,弥漫于巴山的夜空。诗不说今日两地相思,却说将来见面再共叙别意,字字如从肺腑中自然流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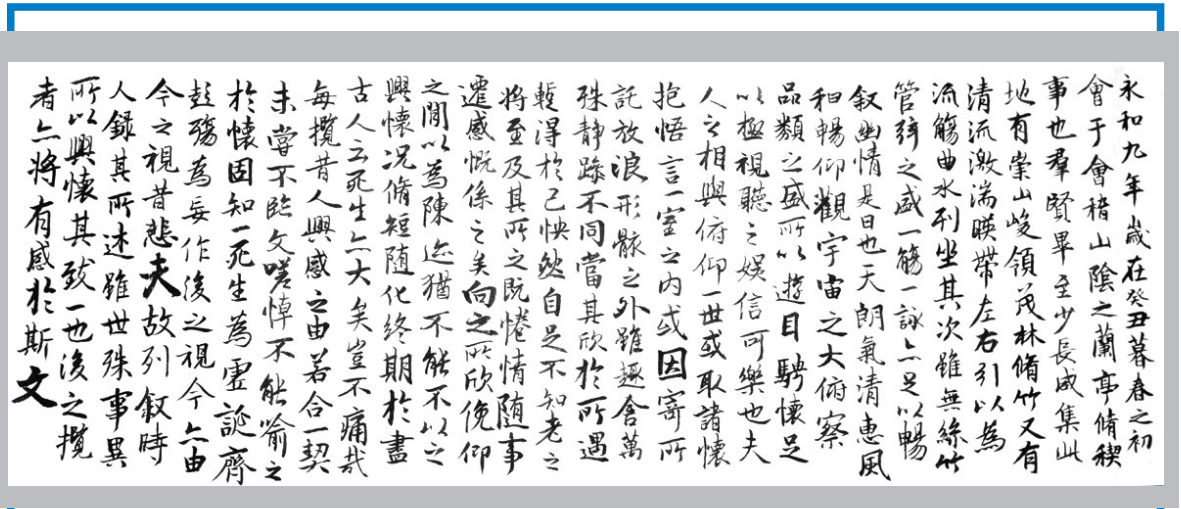
“红藕香残玉簟秋,轻解罗裳,独上兰舟。云中谁寄锦书来,雁字回时,月满西楼。花自飘零水自流,一种相思,两处闲愁。此情无计可消除,才下眉头,却上心头。”(李清照《一剪梅》)李清照写给新婚未久即离家外出的丈夫赵明诚,她诉说了自己独居生活的孤独寂寞,急切思念丈夫早日归来的心情。恩爱情深、朝夕相伴的丈夫夫久盼不归,怎不教她愁情满怀。和李煜《乌夜啼》“剪不断,理还乱,是离愁,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”有异曲同工之妙,成为千古绝唱。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(刘禹锡《秋词》)一反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,以奔放的热情、生动的画面,热情赞美秋日风光的美好,唱出了昂扬的励志高歌,诗人虽遭贬谪,但其乐观情绪和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可见一斑。

“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(苏轼《赠刘景文》)荷叶败尽,像一把遮雨的伞似的叶子再也不像夏天那样亭亭玉立;菊花也已枯萎,但那傲霜挺拔的菊枝在寒风中显得生机勃勃,最美景是在初冬橙黄桔绿的时节!这首诗是苏轼赠给好友的,诗人安慰他的好友,人到了壮年,虽然青春年华不再,但是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,仍然可以大有作为。深秋虽然萧瑟冷落,但也有硕果累累、成熟丰收的一面,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比拟的。

于唐诗宋词里行走,采撷一串串唐诗里的自然风光,领略一阕阕宋词里的盎然秋意,心境宁静充实。

□朱明坤



兰亭序 (临摹)

蒋智隽 书

第十五期(总第133期)



漫长的导火索

14、不能土葬

第二天,母亲房里传来一声惊叫。洋余跑进去看见娘跟平时一样依床半躺半坐,但床的上帐垂下一根布带勒在头颈,头侧在一边,手一摸,早已断气。女人在一边哭着,洋余哽咽:“怎么想不开呢?娘,昨晚和我说的话是诀别吗?”女人说:“娘是不想拖累我们。”“十年中,我们夫妻俩尽心孝道,并无半句怨言。”沉默了一会,洋余让女人去请族里长辈前来,自己无力地一屁股坐下,母子俩最后一次相对,已是阴阳相隔,天各一方。

很快来了几个叔伯,见了眼前凄惨景象,不免各自心下感慨。他们解去布带,将董大宝遗容整理就绪后来 to 外间商议发丧事宜。听到消息,自觉聚来的族内男女,女人领白布缝制丧服,男人则分组报丧,办办、杂役各项,有条不紊,按部就班。

在乡下,年轻人结婚着红衣,新生儿添丁吃红蛋,这是喜事。而逝去人,亲属则要穿白戴白着白。所谓红白事

即是生死事,没有比这二件事再隆重的了。所以,宅上同姓同宗亲戚好友都要前来,给生者贺喜,逝者悼唁。丧事筵中有一味菜必不可少,这就是豆腐,故有把去参加白事悼唁叫做去“吃豆腐”。董大宝死在文革初,那时刚试行火化,土葬还是占了多数,所以当时把办丧事依老话叫“出棺材”。董大宝的墓穴已经派人在开挖,这是董姓家属墓地,是经族里长辈商量后指定的。董洋余倒也不忙,拿出现钱,打开米仓,全由一个类似治丧委员会指挥着办,他只是各处照应就行。兜了一圈,不见土根,心下纳闷,堂兄怎么没有露面呢?他是政治队长,一些事需和他通气,不然何处冲撞了他的革命,那就不是他的本意了。吃过豆腐饭,吹打声骤起,最后一次穿戴整齐的董大宝装殓入棺,绳索杠棒结束停当,三声铙响,前边招魂幡引路,冥钱飞扬,棺材被四人抬着稳稳妥妥地上路。挨着棺材是董洋余夫妻俩,后面按和死者亲疏远近分别跟着。不一会,来到地头,不免又是一番仪式。

小辈磕头送别,女人们的哭丧再次响起,丧役将棺材轻轻挪向地穴。突然半空中传来一声大喝:“不准落葬!”大家停下运作,回头见董土根双手叉腰,板着脸说:“经请示大队革委会,死者董大宝不得土葬,今年三队没有一个去火化,董洋余你马上叫船只把死尸摇去火葬场,完成火化指标。”洋余不答,拿眼搜寻族内叔伯,准备听凭他们做主。“胡说,没有死人谁去火化?”继根很气愤,他去年当队长时知道上级精神。“再说火葬,土葬全靠亲属自愿,根本没有指标这回事,”他当场戳穿土根的谎言。大家不愿意了,起先土根鬼影子也不见,丧事到最后关口,起槁子白相人,火化?现在去弄船,摇到三浜村天也暗了。“大家听着,我不同意堂婶土葬是她没资格葬在董族墓地,因为她不洁净,她会弄脏祖宗这块净地。”听得此话,洋余上前,盯着土根问:“我娘不洁净,你娘就洁净了?”“啪!”土根伸手给洋余一巴掌。“你个野种没资格说我娘,堂婶死前透漏给我一个秘密,你洋余是当年日本人留下的野种。”“什么?你再说一遍!”“说十遍也不怕,自己拿镜子照照,杂种就是杂种。”洋余惊愕异常,脑中一片空白。片刻醒悟,顺手夺过旁边抬棺材的杠棒,照着尤自得意的土根狠狠砸下去。

(未完待续)

□莫建国